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禅真逸史

Chan Zhen Yi Shi

上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 BAI BU

《禅真逸史》本书对佛教僧人的批判相当严厉，有些词语段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这在崇尚佛教的清朝自然不能容忍，再加上书中时有淫秽、诞妄的描述，所以多次遭到禁毁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禅真逸史

上册

[明] 清溪道人 编次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导 读

《禅真逸史》，现存有明朝天启年间杭州爽阁主人履先甫原刊本，北京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有藏。清初文新堂刻本，上海图书馆有藏。卷前题“新镌批评绣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”，署“清溪道人编次，心心仙侣评订”。书前有“凡例”八则，每卷后有心心仙侣、笔花居士、西湖渔叟、烟波钓徒等人的总评。后世石印本又改名为《残梁外史》、《大梁野史》、《妙相寺全传》等。

全书依八卦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分为八卷，共四十回，四十八万余字。

编次者清溪道人，一般认为是明末的方汝浩，他是洛阳或郑州人，寓居杭州。生平无考。其作品除本书外，尚有《禅真后史》、《扫魅敦伦东渡记》。

故事叙写东魏镇南将军林时茂，因惩治奸相高欢之子高澄，避祸出家，法号澹然。后历尽艰险逃至梁朝，在妙相寺

担任副住持。寺中住持钟守净奸淫妇女，澹然屡劝其改过，钟守净不仅不听，反而暗害澹然。澹然逃至武平，被捕入狱。都督杜成治助其脱狱，逃回东魏。事情洩露，杜成治被抄家，惊恐而死。遗有一子，取名伏威。

澹然逃至广宁，遇褚真人，授其秘录三卷，精心修炼，武艺超群。绿林好汉苗龙、李秀、薛志义等为澹然不平，一起打入妙相寺，放火焚烧，并杀死淫僧钟守净。官兵围剿山寨，李秀、薛志义阵亡。澹然收苗龙为徒，扶养薛志义之子薛举和杜伏威。伏威与薛举、张善相义结金兰，俱拜澹然为师。

伏威返乡祭祖，途中得仙人指点，获得神仙秘术。归家后，听说族叔遭乡中恶豪欺压，遂设计惩戒恶豪。不料反被小人诬告，叔侄双双下狱。伏威率众囚越狱，得到薛举的帮助，击退了追杀的官军，并乘胜杀奔梁朝，大败梁兵。

时逢政局更迭，南朝经过侯景之乱，陈霸先登位，代梁建陈；北朝的东魏内禅高洋，建立齐朝。杜伏威攻下齐的延州府城，自封为元帅，得府县，占朔州，杀死仇人，祭奠父亲。

张善相得到澹然所授的三卷天书，精心研读，深通兵法，熟谙天机。他偶遇齐都督段韶之女瑛琳，二人私订终身。后来杜伏威、张善相、薛举于朔州会聚，起兵反齐，大军直抵都城。段韶率齐兵来救援，伏威与之大战。当得知张善相已与瑛琳私订终身，杜伏威等即接受招安，解甲臣服，随段韶回朝。后主皆赦其罪，并各封显职。杜、张、薛三人为官清正，励精图治，铲除民害，把辖地治理得民富政平。

十年后，齐亡周兴，杜伏威据地称王。澹然回峨眉山修

心养性。后周数易其主，隋文帝起而代之。杜、张、薛三人归顺了隋朝。不久，隋亡唐兴，三人蒙仙人指点，看破红尘，俱弃家学道，归隐山林，与澹然俱证上仙。其后人降唐，得到封赏，安居乐业。

这部小说融历史与虚构为一体，汇神魔与真人为一炉，聚英雄与绿林于一书，兼有三者的特点。全书演述南北朝时事，书中许多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如高欢、高澄、侯景、朱异、和士开等人。而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薛举、杜伏威、张善相等都是著名将领，新旧《唐书》皆有传；而澹然、钟守净则为虚构。前半部与史实大致相近，后半部则远离了史实，就这一点说来，本书可谓一种变体的历史演义小说。

如果从书中描写澹然得大书、会仙术，杜伏威等人也得到仙人指点，以及神仙斗法、幻术迭生等处来看，本书又具有神魔小说的特点。

如果从澹然等打抱不平、锄恶去奸，以及杜伏威等与绿林好汉结交等处来看，本书又与英雄传奇相仿。

全书的主调是抑恶扬善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其中的淫秽、荒诞描写自然不足取。本书对佛教僧人的批判相当严厉，有些词语段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这在崇尚佛教的清朝自然不能容忍，再加上书中时有淫秽、诞妄的描写，所以多次遭到禁毁。

(吕庆业)

目 录

上 册

- 第 一 回 高丞相直諫辟邪 (1)
林将军急流勇退
-
- 第 二 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(13)
梁武帝金銮听讲
-
- 第 三 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(26)
丘县尹荐贤礼释
-
- 第 四 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(37)
安平村苗二设谋
-

- 第 五 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(47)
淫僧梦里害相思
-
- 第 六 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(62)
赴佛会赛玉中机
-
- 第 七 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(76)
淫妇奸僧双愿遂
-
- 第 八 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(93)
全友谊澹然直言
-
- 第 九 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(110)
逃灾难澹然遇旧
-
- 第 十 回 贪利功人生歹意 (123)
知恩店主犯官刑
-
- 第 十 一 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(135)
武平郡杜帅访信
-
- 第 十 二 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(147)
守净狼心验枕骨
-
- 第 十 三 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(165)
长老借宿擒怪物

-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(182)
正夫纲义激沈全
-
-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(197)
奸党凤尾林中箭
-
-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(210)
定埋伏陈玉麀兵
-
- 第十七回 古峭关啜守存孤 (224)
张老庄伏邪皈正
-
- 第十八回 梁武帝悞谏纳降 (244)
虞天敏感妻死节
-
-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(261)
梁武幽囚甘饿死
-
-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(275)
阿丑书堂弄师父
-

下 册

-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(291)
破妖术古刹诛邪
-
- 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(311)
隔尘溪畔二仙丹
-
- 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(329)
孟门山杜郎结义
-
- 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夺胜金姐 (341)
贤士教唆桑皮筋
-
- 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(356)
反图围俊杰报仇
-
- 第二十六回 山径逃踪锄秃恶 (370)
黄河访故阻官兵
-
-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(384)
图霸业伏威求贤
-
-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(398)
杜元帅纳言正位

-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(409)
延州府伏威遇弟
-
-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(422)
牛进迎街惩大恶
-
-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(435)
释怨营坟安父骨
-
-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(454)
段春香月下佳期
-
-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(472)
侠逢朔郡庆良缘
-
- 第三十四回 兽相破法斩冯谦 (489)
士开解围推段帅
-
-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(502)
众侠同心归齐国
-
-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卺 (515)
三义侠衣锦还乡
-
- 第三十七回 罗默伽肆凶受戮 (533)
尹氏女尽节还魂

目 录

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(544)
孽虎改邪皈释教

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(560)
宴李谔诸贤逞法

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(577)
三主云游成大道

第一回

高丞相直諫辟邪

林将军急流勇退

诗曰：

魏帝逃禅建法幢，诸臣媚主激忠良。
纵横铁骑人难敌，婁直金盃气莫当。
不肖游田残稼穡，英雄肮脏厉刚肠。
急流勇退真豪杰，乐道逍遥云水乡。

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，酷信佛教，崇尚虚无，长斋断荤，日止一食，轻儒重释，朝政废弛。至天监十六年，诏：宗庙用牲牢，有累冥道，今后皆以面易之。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，遍处建立寺庙。改元大通，舍身同泰寺，群臣以钱亿万赎之。

后贤有诗讥之曰：

梁武不知虚寂道，却于心外觅真禅。
弑君篡国皆甘忍，煦煦求仁奚裨焉？

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，敕禁城内造一大寺，名曰妙相寺，极其壮丽宽敞。颁诏天下文武官员，荐举才德兼全高僧二员，为本寺正副住持。消息传入东魏来时，魏主临朝，闻奏梁主建寺招僧，舍身作善一身，暗暗称羨，问侍臣道：“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，也创一个大刹，筑起浮图，召高僧广行法事，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，下亦可祈黎民之福。卿等以为何

如？”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：“陛下立此善愿，上延圣寿，下庇苍生，乃天地仁孝之心也！”魏主大喜，颁诏工部知道，择日兴工。朝内大小官员，见了旨意，尽皆不悦，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。

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，姓高名欢，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，故封王爵，赐衮冕、九锡、剑履上殿。当下众官员见了高欢，礼毕，共禀此事。高欢低首无言，沉吟半晌，正与决不下。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，高声禀道：“皇上新登大宝，众心惶惶，正宜澄心窒欲，求贤礼士，宵衣旰食，以副民望，以保金瓯。今乃不明君道，反信异端，建寺筑塔，劳民伤财，甚非治体。主公为朝廷柱石，若不极言谏阻，则社稷险危，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！”众官视之，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。

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，碧眼虬须，状貌魁伟，膂力绝伦。猿臂善射，箭不空发，使一枝方天画戟，无一个对手。能骑劣马，上阵如飞，立性刚直，临事不苟。妻戈氏，甚相恩爱，早亡，誓不再娶。昔曾随高欢出征，与尔朱世隆大战。高欢兵败，尔朱世隆率军赶来，林时茂匹马截住。世隆部下六员健将：岳铭、程廷锡、王骄、陶钊、尔朱世宁、尔朱敬，一齐来战。林时茂独战六将，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。五将愤怒力追，林时茂又回身一箭，将程廷锡射于马下，翻身又战四将。尔朱世隆在土山，指麾众军重重围裹。林时茂撤了四将，一马奔上土山，势如猛虎之入羊群，无人敢当，被他直杀上山顶。尔朱世隆措手不及，林时茂箭到，早中左足，翻身落马，众将校拼死救出。四将亦不敢恋战，救护主将而去。因此高欢得脱大难。班师之后，重加擢用，升为镇南将军，参赞军务。次后屡建大功，不能尽述。

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，心下大悦，道：“将军所言，甚合孤意！明日早朝，必当面禀皇上。如不听孤言，只索挂冠

而去。”众官俱各欢喜，散讫。

次日魏主临轩，百官齐集，有诗为证：

龙烟日暖紫重重，宣政门当玉殿风。
五刻阁前卿相出，下帘声在半天中。

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，朝见已毕。高欢俯伏金阶奏事，魏主令内侍扶起。钦赐坐下，其余宰臣侍立丹墀。高欢道：“臣昨见圣谕，欲建寺筑塔，延召僧众，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？”魏主道：“皇太后年高多恙，朕欲创寺召僧，广修善事，为太后祝寿，以尽人子之心耳。”高欢道：“陛下为皇太后祝寿，此乃尧舜之心。但寿算在天，非释氏所能延；孝道在人，亦非佞佛所能尽。皇上聪明睿智，岂不闻帝王之孝，有虞舜可师，文武可法；布衣之孝，有圣门曾闵，贤士奇莱。皆未尝谄佛修行，以为善事。若夫持斋诵佛，造寺妆金，乃异端惑民之术，非圣主所宜留心也。若尊释教以为孝，则舍本而务末矣。”魏主道：“朕闻藏经有云：‘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；往生静土，能超万劫。’又云：‘帝王相继以治天下，皆缘罗汉托生。’可见佛力无边，为三教之首。相国反言其疑端惑民，恐非确论。”

高欢道：“陛下身登九五，务要清心寡欲，亲贤远佞，成就圣德。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，以为修善也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，臣请为陛下解之：夫佛氏崇尚虚无，绝灭人伦，悖逆天理，误天下之苍生者也。人禀阴阳之气，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，理所必有。假令尽皈佛法，则灭而不生，人无遗类，成何世界？世俗子女难育，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，出乎不得已，谅非其本心也。虽云披缁削发，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？不能遂其所愿，轻则欲火煎熬，忧思病死；甚且逾墙窥隙，贪淫犯法而不之顾。至于佛会之说，其恶尤著：科敛人财，聚集男女，阳为拜佛看经，暗里偷情坏法，伤风败俗，紊乱纲常，

莫此为甚。其罪一也。天地生物，以滋养人群，若从释氏戒杀之说，则兽蹄鸟迹，充斥宇宙；鱼虫鳞甲，填满江河，人生又何赖焉？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。坐关实无罪之囚，讲经为聚物之藪。持戒者，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；削发者，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。圣人为民立教，仕禄于朝，农耕于野，商趋于市，工习于艺，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。惟此缙秃，暖衣饱食，游手好闲，口诵弥陀，心藏荆棘，蠹国害民，又莫此为贪鄙万状，有如叩头乞食，剜肉点灯，屈膝桥栏，匍匐途路，沿门打坐，送渡求钱，此丧廉失耻，僧而乞丐，以求富者也；书符咒水，请圣参禅，惯分缘簿，善说因果，摇唇鼓舌，此僧而幻术，以求富者也；谈禅说法，塑佛印经，建寺建庵，修桥砌路，此又假公营私，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。其罪二也。至于涉剑履危，梯山航海，贱入贵出，贸易开张，能思善算，以罔天下之利，此又僧而商贾者也；更若钻仓掘洞，鼠窃狗偷，据山掳掠，谋财害命，丧心肆恶，此则僧而贼盗者也；又若鬼主神谋，争田夺产，倚官托势，贿赂公行，争讼以求必胜，图谋以期必得，博奕赌钱，酗酒宿娼，逞无厌之欲，以为师徒衣钵计，此则僧而贪婪奸险，持诈力以敌天下者也。僧为世蠹，又莫此为甚。其罪三也。负此三大罪，重佛何为？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，振纲肃纪，崇正辟邪，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，释教之谬，实所未闻。臣愚戆，冒渎天听，伏乞圣涵。”

魏主闻奏，微笑道：“朕闻相国所言，已洞见缙流之妄，但佛称三教之魁，何也？往往显灵护国，阐法济民，亦似有益于人世，相国不可不察也。”高欢道：“臣闻上古圣主御世，惟以仁义为重，君臣敦睦于上，人民亲爱于下，故熙皞之治成焉。彼时佛老不尚，何助国济民之有？世祖永平年间，专尚释氏，远近承风，无不佞佛，十数郡中，共有一万三千余寺。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荜阳，一路纵火，烧掠殆尽。佛苟有灵，何不显身救护，而使济民利国之身，化为灰烬？可笑世间愚夫愚

妇，不辞跋涉艰难，远山烧香，邀福求祥。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，渡海遭风涛之溺，捐躯丧命，悔恨无及。佛若有灵，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？设以此二端，问彼愚人，彼必委之以数。夫既有一定之数，则事佛又何益焉？盖禅教易以感人者，生前谈果报之因，死后论地狱之苦。富贵而修行，必获来生禄寿；贫穷而敬佛，能消往昔冤愆。女可转男，祸堪为福。犹恐智士达人，不尊其说，故谚云：‘谤经毁佛，必堕阿鼻’。立此危言，以愚心志，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，可胜叹哉！固亦有英雄杰士，功成名遂，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，寄迹禅林，游山云水。效子房之辟谷，仿通社之参禅，此明哲以保身，非实崇事于三乘也。陛下万民之主，社稷安危所系，正宜肃纲纪，正百官，承开顺民，创制立法，垂训百世，以为子孙不拔之业。岂可尊奉夷教，劳疲弊之民，靡费脂膏，构无益之寺乎？臣窃为陛下不取焉。”魏主大悦，道：“若非相国良言，几被众佞所误。烦卿传示诸臣，朕即缴旨，不复建寺矣。”高欢谢恩出朝。

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：田有思、郗泮，削职为民，永不录用。朝野尽皆相庆，遍处播扬高丞相、林镇南有回天之力。因此，林时茂名扬四海，人人敬仰。止有高欢世子高澄，心下不足，暗成仇隙。

看官，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？原来高澄为人狠毒，性如烈火，酒色财气，博弈游猎，无所不至。侍妾数十，稍不如意，辄致之死。家丁僮仆，打死无算。高欢每每教训，只是纵性不改。极好阿庚奉承，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，投他府中，尽皆收用。这一班人狐假虎威，残虐百姓，远近人民，无不嗟怨。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材能，暗里不服，偏要灭他威风。

忽一日，正逢初夏天气，四月初旬，到处村乡田麦成熟。高澄带领一班棍徒，擎鹰逐犬，击鼓鸣锣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。凡是高山峻岭，无不游遍。哄至一山，名“系舟山”，乃大禹治水时，曾系舟于此。山边有一石如环轴，

故名舟嵬。满山树木，遍岭藤蔓，十分险峻。但见：

巍巍万丈，叠叠千层。四围翠柏参天，遍岭苍松蔽日；翠柏上但见猿呼，苍松顶惟闻鹤唳。昏沌沌云封山岫，黑沉沉雾锁山峦。榛棘里虎狼逐队，草丛中狐兔成群。呜呜咽咽，山禽鸣古树高枝；习习潇潇，岚气吐屏岩幽壑。深林蔚秀，从教健翻飞腾；麓宽平，一任良村驰骋。惊心处，无非水怪山妖；触目间，尽是闲花野草。只见潺湲飞瀑布，屈曲路峻嶒：不闻鸡犬之声，罕见行人之迹。正是：攀藤附葛犹难上，涉险登危路怎行？

却说众人打攒赶上山顶，放鹰逐犬，正打围之间，见一只大白鹿，睡在草内。众人呐喊捕捉，那白鹿失惊跳起来，冲开人，径往山下奔走，真是疾同鹰隼，快似流星。高澄喝众军士放箭，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，连忙弯弓搭箭，觑亲射去，正中白鹿背上。这鹿带箭负疼，没魂的乱窜，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。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，追得这鹿慌了，一味地乱滚，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，约有一二十亩宽阔。众人哪里肯舍，不顾人田麦，呐喊围将拢来，钢叉、苦竹枪、长刀、大棍并力乱戳，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。高澄即叫军士将索捆缚扛去，正要抬起，只见一人篷头跣足，叫苦连天，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。

这人是谁？原来此人姓齐名德，就是本村农夫。正在沙沟里籛蟹，邻近牧童报说此事，慌忙跑来看时，众人兀自未散。见了这景象，不觉心内火生，腮边泪落，捶胸跌脚，痛哭道：“天呀！这几亩田麦，将已成熟，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，全赖此过活。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高澄怒道：“汝是甚人，敢这等撒赖无状！军校们，着实打这厮！”众棍徒听得